

挚友  
◎陈顺源

## 头顶一株植物可以世界行走(外一首)

◎孙忠利

一个放下功名的人  
不再形单影只  
我喜欢这样的软埋  
一旦你爱着,是多么精致用心  
我们一同朝向阳光鞠躬  
深深地对看不见的自己礼貌

或做草,或做竹,或做藤  
愿意跟你道一句  
别来无恙  
重逢时,温柔又温柔  
左手优雅抬起扶一点帽沿

好看的双眸

半隐在晚风里,忽闪着移动  
我不经意间  
就对你吹出了口哨

好像都带有植物的风情味  
我专心为你培植头顶上的精彩  
不怕一天埋一点  
一天埋一点  
把你的欧美和亚非拉  
统统奖赏给我

### 路过南通美术馆

我仅仅是路过

我虚无的倒影  
在你幕墙上开花

我知道,孤独生出的羽翼  
不会轻易被众人接受  
我也知道  
热烈的掌声和不堪的眼泪  
从哪里流出来

路过一定是平庸  
路过一定要轻轻  
我是一潭连微风  
都能伤着很深的湖面

## 一块泥巴

◎文娟

安置房落成后,老李不顾儿子挽留,请了辆货车,把各式盆栽拉回幸福小区。

五年前,幸福村拆迁,老李去城里儿子家过渡,跟城里人学会了养花逗鸟。

当货车拐入幸福小区大门,老李特意叫司机放慢车速,掀响喇叭。他自己则钻出驾驶室,爬进车厢,整衣戴帽,昂首而立。为了这一刻,老李脑子里不知演绎了多少遍。

果然,老刘蹒跚而来,加入围观的人群。老李清了清嗓子,大声道:“看到了吧,都是我老李一手侍弄的,幸福村没谁了吧!”说罢,又一次拿眼角余光瞟向老刘,咦,葫芦脸瘦成了瓜子脸,活该!

老李与老刘同庚。两人从小厮混一块,一个要往东,另一个绝不往西;一个说捣鸟窝,另一个已上树。矛盾的起因,仅仅一块泥巴。那时他们已结婚生子,俩孩子也年龄相仿,只是因独生子的缘故,性格都较强势。一个夏日黄昏,老李与老刘在相邻责任田干活,俩孩子像往常那样在田埂边玩耍。突然,老刘儿子“哇”地哭了起来,越哭越凶,称眼睛被老李儿子的泥巴砸中,睁不开了。老李随老刘跑过去,作势逮儿子,可儿子泥鳅似的,毗溜没了踪影。老刘儿子的眼睛,红了几天,肿了几天。按老刘说法,要不是遇到好医生,儿子差点成瞎子,老李家却没主动认个错、赔个礼。老李反驳不是这样的,本来就是我儿子的玩

具,凭啥争来抢去,何况是你儿子先用泥巴侵犯了我儿子。几番隔空舌战,关系彻底恶化,明面不理不睬,暗里相互较劲。

转眼来年谷雨,老刘尚未开犁,老李田里的玉米已吐出了鲜嫩的叶子。令老刘惊讶的是,并不宽裕的地界中央竟冒出一排齐崭崭的玉米。他当即抡起锄头,紧挨玉米根子挖了条不深不浅的壕。想想不解气,又弄来葫芦种子,沿壕搭起高高的葫芦架。秋后,老李那处于下风的玉米,瘦弱、干瘪,棒子只指头般粗细。而令老刘意外的是,十来棵葫芦竟收获了数十个果子,其中一个“葫芦王”被高价买走。尝到甜头的老刘,干脆扩大种植面积,悉心侍候。各路葫芦商闻风而至,讨好这位无意插柳成荫的葫芦老板。风光无限,财发身发,老刘的脸盘越来越像葫芦。

货车绕幸福小区转了个圈儿,老李才心满意足下了车。天知地知,没人晓得那几盆顶顶名贵的盆栽其实是从花鸟市场淘来的。

老李住底楼,老刘家在同单元的13楼。老李逢人就夸矮层好,高层就像挂在树梢的鸟笼子。他的盆栽由屋内波及屋外,绵延至公用过道、草坪。物业不管,邻居不闻,谁都晓得李家有个出息儿子,做了城里人的人上人。

再说老刘,自葫芦架被推土机铲平,整个人像被抽了筋,夜里上厕所,莫名其妙摔个跟斗,幸亏儿子

是医生,加之后期康复得当,摇摇晃晃站了起来。捡回一条老命的他,啥都看开了。在老刘眼里,楼下无处不在的盆栽,对于行动不便的他来说,倒是绝妙的、俯首可拾的风景,应该感谢才对。想必老李还记得,他老刘也是个花卉爱好者,年轻时曾尝试过培植,因缺乏经验,以失败告终。仔细想想,要感谢老李的地方实在太多啦,别的不说,单说儿子,为啥能成为医生?不就因为当年差点残疾的眼睛,让医生成了他的偶像。归根结底,是老李儿子的泥巴,成就了儿子,也挽救了他老刘的性命。

老刘决定去敲老李的门。老李以为鸟友来访,不想从虚掩的门外伸进来一张精瘦的丝瓜脸。老李揉揉眼睛,按按太阳穴,确定不是白日梦。老刘扬扬塑料袋,说咱们一块玩泥巴吧,像小时候一样,捏老鼠,捏小猫。老李似乎反应过来,绷紧的脸皮一点点松弛,模样也变得调皮,说那是你的强项,不用比,咱比赛扔泥巴,看谁扔得远。

“要不要去外面?”老刘得了劲。“不,就在咱客厅。”老李更得劲。

“你先来。”老刘谦让。  
“不,你先来,扔泥巴对你康复有好处。”老李实心实意。

老刘乖乖扔出泥巴,一下,两下……

老李问:“累不累?”老刘说:“不累。”“不累明天继续。”老李敲定。老刘的头像鸡啄米。

## 东坡书院

◎黄正平



去年刚建成的儋阳楼,坐落在海拔308米的马鞍岭上。站在九层57米的双子楼上放眼远望,近端是错落有致的儋州市区,远处是巨轮正发的巍峨洋浦港,儋洋一体尽收眼底,展现出美好远景。蓦然,“始信东坡眼目长”的诗句萦绕在了我的脑际。东坡!我要先去看看苏东坡先生。

急急下山。五十分钟后,驱车来到了位于儋州古城中和镇的东坡书院。迈进东坡书院大门,载酒堂映入眼帘。《汉书·扬雄传》有“载酒问字”典故,学堂以此得名。伫立在由清代儋州举人张绩书写的匾额前,遥想东坡先生当年就在这茅草屋里治学传学,劝导乡亲们读书兴文的情形。

庙堂八州,江湖三州。依靠苦读,东坡学而优则仕,官至二品尚书,大江南北都留下他治州理事的行行足迹。儋州地阔人稀,头戴笠脚着屐,东坡劝导周边黎民百姓勤劳持家。从此,儋州这块穷苦不堪的边地,在苏东坡引领下,文风彰显、衣食少忧。家家耕读,风劲岛上。

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或许,只有卸下一切官职和所有铠甲,才能彻底融入百姓日常,不再高高在上、发号施令。苏东坡整个人生中遭遇十年大不幸,却成为东坡民众之大幸。劝学、劝和、劝耕、劝医……三年时间,把先进的中原文化传到落后、封闭的遥远边疆。

东坡及儿子不幸,然而,儋州幸、海南幸!贬官文化欲说还休。

东坡书院,经历次修缮,元明清建筑样式齐全。每一幢建筑,都诉说着崇敬杰出人才、崇尚耕读传家的生动故事。屋宇上下左右,随处可见诗句楹联,串起各朝名人咏叹先贤的段段时光。徜徉在400亩东坡景区,夕阳下我把放飞的思绪渐渐收了回来。落魄的东坡,没有如落日沉没,而是把一腔心血洒在了中和这片中国古老的土地上。千年古城墙无言,见证的却是久远而真实的历史。中和这一国家历史文化名镇,因为拥有东坡而光耀在中华大地。

一代文忠、文明开儋,成就了南海奇迹。还是弟弟苏辙特别了解自己的哥哥,给出“始信东坡眼目长”的续句。南荒从此不荒,学子士子辈出,接续着中华文脉。东坡有诗云:望道虽未济,隐约见津矣。尊师重教风一直吹,吹到当代,当代“东坡粉”们纷至沓来。时至今日,只要哪家的孩子考上大学或读硕士博士,还会搭上高高的彩门以示庆贺。文脉流畅,流传至今。只是彩门的材料,过去用的是椰子树的枝叶,现在已是粗木条、细钢条,且越搭越高大,越搭越漂亮,儋州一中、儋州二中、思源高级中学等名校的莘莘学子也越飞越高。

儋州始有东坡,文风盛起。苏先生头笠足屐的全身铜像在晚霞里熠熠生辉。

“高山常景慕,合献仰苏池”。苏公祠内也有楹联:“道德文章千秋颂,才华气节百世尊。”时间的长河,不经意间却在滚滚向前。书院,就是讲述读书人故事的地方。一家书院,一座名人纪念馆,一个历史前进的加油站。游客纷纷来到这里,想到的比看到的更多更多。

